



十年之后，「余震」仍在

日本「3·11」大地震的伤痛至今难以抚平

日本迎来“3·11”大地震及海啸发生10周年，对于日本社会来说，这场巨大灾难造成的损失难以衡量。十年过去了，这场地震的“余波”依然存在。3月11日下午，日本政府将在东京都千代田区的国立剧场举行追悼仪式，首相菅义伟等官员出席，并在下午2时46分——地震发生的时刻进行默哀。不过受疫情影响，今年的追悼仪式大幅缩小参加者的规模。

3月10日，日本福岛博物馆展示约200条写有信息的黄色手帕，纪念东日本大地震十周年。 IC photo

至今无法摆脱

弥生和父母、祖母、弟弟一家人住在岩手县海边。“3·11”大地震那年，她上高二。母亲和祖母去家附近的高处避难，不幸被海啸卷走。父亲多方寻找，终于在邻镇找到母亲下落——她的遗体已被火化。祖母至今下落不明。

弥生家的房子在那场灾难中全部被毁，她和弟弟不得不搬到外祖母家。高中毕业后，弥生离开家乡，到与岩手县相邻的宫城县上医科大学。大学毕业后，她参加相关医疗资格考试，但没有通过。随后一天，在乘车打工路上，她感觉不舒服，呼吸急促，于是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严重恐慌症。

由于病情严重，弥生被迫停止打工。2019年，在大学老师鼓励下，弥生开始振作，重返大学研究室，继续备考。去年，她第五次医疗资格考试仍然没过，但是成绩距离合格更近了。

“下次要过！”她给自己打气。但新冠疫情恶化，她无法继续去学校，只得再次“宅”家。

弥生的父亲仍然独居，且痴呆症状越来越重。但她不能回去长期照顾，因为她一旦回去，恐慌症就会发作。“亲戚和邻居们说‘回来吧’，但我回老家与父亲生活的话，可能就会发病。弟弟大学毕业，刚开始工作。我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

10年过去了，提起那场灾难，弥生仍然十分痛苦：“要问我是否已经走出来了，还没有，我仍无法摆脱。”

遗址维护难为继

2019年3月，宫城县气仙沼市“3·11”大地震遗址传承馆正式开放。传承馆以气仙沼市向洋

中学一栋教学楼为中心，保留海啸留下的废墟。教学楼三层一间教室里摆着一辆大地震时被海啸冲进来的黑色小汽车。

这座纪念馆2020财年接待访客约8.1万人次，但收入低于每年约5500万日元(约合299万人民币)的运营费用，导致地方政府背负1300万日元亏损。

福岛县、岩手县和宫城县保留共计17处大地震遗址，其中3处面向公众收费开放，4处正在筹备收费开放。

岩手县陆前高田市管理多处遗址，包括一棵遭海啸冲击后挺立不倒的松树。它获称“奇迹松树”，被人们视为希望的象征。因久泡在海水中，这棵松树后来死去，但被人们设法永久保存下来。

然而，民众对大地震遗址兴趣减退，捐款金额逐年下降。遗址门票销量大幅下滑，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尤为明显。分析人士认为，日本中央政府是时候介入了。

去年4月至今年1月，气仙沼市大地震遗址传承馆访客数量同比减少超过60%。馆长佐藤葛已说，疫情迫使传承馆在一些重要节日闭馆。

重修“沿海长城”

日本东北部岩手县田老町，一座修建数十年的防潮堤一次次抵御海啸，获称“长城”。然而，10年前那场大地震，面对高达16米的海啸，灾难未能避免。

1896年和1933年，两次地震触发海啸，将田老町夷为平地，当地1934年开始修建防潮堤。这里的防潮堤采用靠海和靠陆双重构造，呈X形，高10米、总长2.4公里，犹如城墙。1960年智利发生9.5级大地震，尽管田老町的防潮堤尚未完工，却成功阻挡来自太平洋那一端的海啸。当时，三陆海岸只有田老町无人死

亡。田老町因而名声大振，被赞为“防灾之町”。

然而，2011年3月11日，远超预期的大海啸汹涌扑来，越过防潮堤，卷走住宅和汽车，防潮堤也被部分冲毁。田老町140人死亡，41人失踪至今。

海啸过后，日本政府要求三陆海岸城镇考虑建设或者重建防潮堤。按照规划方案，这些防潮堤累计总长430公里，现已完工80%。

重修后的防潮堤基座更宽，内部结构更牢固，能够更好吸收多波海啸的能量。大堤高度根据最新预测设计，可抵御百年一遇的海啸。“新长城”目前最高14.7米，长度超过2公里。站在大堤底下，人们必须仰头才能看到顶部。如果想看一眼大海，得爬上30多级台阶。

仍需警惕地震

据日本放送协会(NHK)报道，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9日召开会议，就自东日本大地震后到2021年3月初的10年间的地震活动情况进行了分析，表示“今后较长期间内有可能发生大规模地震，需要保持警惕”。

据报道，分析结果显示，2020年3月之后的约1年时间里，日本东北部近海大地震余震区总共观测到里氏4级以上的地震208次，与2011年大地震发生之后的1年相比，减少至二十五分之一。

此外，GPS的观测结果显示，受东日本大地震影响，日本东北及东日本的大范围地区在地震发生之后持续观测到地壳变动。

基于以上结果，日本地震调查委员会表示，“今后较长期间内有可能发生大规模地震，导致剧烈晃动并引发海啸，需要保持警惕”。

综合新华社、中新网等

2022，卢拉归来？

巴西最高法院法官裁决卢拉所涉案件重审

法欣当地时间8日宣布恢复前总统卢拉的政治权利，巴西社会各界对此反应强烈。政治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一决定可能提前拉开2022年总统选举的序幕。巴西媒体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卢拉是唯一一名支持率超过现任总统博索纳罗的潜在竞选人。

取消有罪判决

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法欣当地时间8日宣布，取消库里蒂巴第十三联邦法庭在2018年对卢拉的判决，认为当时主审法官莫罗的判决“片面”，且与判决相关的瓜鲁雅市公寓案并不与巴西石油公司腐败案直接关联，因此，库里蒂巴的法庭缺乏司法管辖权。

按照这一裁决，现年75岁的卢拉将恢复政治权利，可以参加2022年总统选举。这一裁决在巴西引发巨大争议。因此，最高法院另一名大法官门德斯提议，9日完成关于2018年11月卢拉辩护律师要求对莫罗判决是否存疑的表决，相当于对法欣的裁决予以审核。

巴西最高法院5名大法官全体参加表决。2018年12月，法欣和大法官卢西亚投了反对票，认为判决无疑义。表决进程后来搁置。本月9日表决重启后，大法官门德斯和莱万多夫斯基投了赞成票，另一名大法官马尔克斯认为需要谨慎考虑，最终表决推迟至当地时间10日。

按照规则，最终结果公布前，任何一名大法官都可以改变立场。正是2018年投了反对票的法欣8日宣布转变立场，导致形势逆转。即便马尔克斯投下反对票，最高法院也可能以3:2的结果裁定莫罗的判决无效，意味着卢拉将重新获得参选资格。

最强总统候选人

巴西2014年发起反腐“洗车行动”以来，尽管卢拉所创建左翼政党劳工党的公信力受到极大损害，卢拉仍因执政成就和个人魅力保持高人气。2017年卢拉因瓜鲁雅市公寓案被判有罪前，几乎所有民调显示卢拉是最具竞争力的潜在总统候选人。

莫罗把卢拉送进监狱后，劳工党推出圣保罗市前市长阿达为总统候选人。后者无法继承卢拉的人气，在2018年总统选举第二轮不敌现任总统博索纳罗。不少选民表示，他们投票给博索纳罗并不是支持他，而是反对劳工党。

博索纳罗当选的一个原因是他当时没有腐败记录，而且是

一股新势力，承诺带来“全新的巴西”。在经济连年下滑、腐败案件不断的巴西，民众盼望改变。

然而，执政两年多来，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博索纳罗支持率下滑。近期，博索纳罗因长子涉嫌腐败，直接任命军人执掌最大国有企业巴西石油公司等，让他与卢拉相比优势不再。

巴西《圣保罗报》7日发布的民调显示，50%的民众表示，如果卢拉再次竞选，会投票给他；愿意选择博索纳罗的比例为38%。

中间派地位削弱

巴西最高法院如果取消对卢拉的判决，还会直接影响主审法官莫罗的命运。

莫罗当年因为“洗车行动”成为反腐英雄，是不少巴西人心中的偶像。博索纳罗当选后，为了获得更高的支持率，任命莫罗为司法部长。然而，去年4月，博索纳罗解职联邦警察总长，莫罗指责总统干预司法，先是宣布辞职，随后向最高法院起诉总统。一些民众因而支持莫罗参加2022年总统选举。

只是，莫罗如果参选，支持博索纳罗的阵营必然因为他“叛变”而反对他。同时，作为把卢拉送入监狱的主审法官，莫罗早已失去左翼选民支持。因此，他的支持者只可能越来越少。

如果卢拉重新出山，受到直接冲击的另一派势力是“中间派”。

前段时间，博索纳罗为了提高支持率，陆续让一些中间派人物出任内阁部长。那些没有被总统拉拢的中间派人物希望利用左右翼各自青黄不接的时机冲击总统职位。

这些人除了莫罗，还有前卫生部长曼代塔、现圣保罗州州长多里亚。这三人在2018年支持博索纳罗，如今成了后者的主要政敌。然而，如果卢拉参选，明年的总统宝座之争将主要在博索纳罗与卢拉之间进行，“中间派”的地位将严重削弱。

巴西《圣保罗报》援引多名经济分析师的话报道，博索纳罗政府希望抵消卢拉参选带来的威胁，可能会采取更多民粹主义政策拉拢选民。 综合新华社消息



8日，卢拉的支持者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政府大楼前声援卢拉。 新华社发